

## 《〈唐诗三百首〉里的那些诗人们》(十)

## 李隆基：今看两楹奠，当与梦时同

○王云帆

那是最美好的时代，那是最差的年代。

那是最热烈的夏天，那是最严寒的冬天。

那是给人希望的季节，那是让人绝望的季节。

那时，人们都生活在天堂；那时，人们正在滑向地狱。

那个时代的开创者，就是唐玄宗李隆基。

## 一

685年9月8日，时任大唐公司“一把手”的李旦，迎来他的第三个皇子，这就是当时的李隆基，后来的唐玄宗。

大凡皇帝降生，老天爷总会弄点儿动静，比如红光满天、香气盈室，要不就刮大风、下大雨。遗憾的是，李隆基出生的时候，这些真没有，有的只是腥风血雨。

不幸生在帝王家，更不幸的是，李隆基有个特别能折腾、特别能战斗的奶奶——武则天，谁如果敢挡她的道，她立马就会送谁“上西天”。

李旦虽贵为天子，但并没有实权，干啥都要看武则天的脸。表面上窝窝囊囊，其实并不是真软弱，他知道要想苟延残喘，就得当“忍者神龟”，打不过只能“跪舔”。

“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，你就会出现在菜单上。”武家人早已磨刀霍霍，为李唐子孙准备好了砧板。

实力够不够，都得玩宫斗。李隆基可不想主动躺上砧板，更不想像李旦一样疲软，他小小年纪就高喊：“你们不要惹我，我可是当代‘阿瞒’！”

阿瞒者，曹操也，多智慧、有权谋，终成大业。

果然，经过N次宫斗，712年9月9日，27岁的李隆基九九归一，顺利登基，大唐公司也在他的手中焕发勃勃生机，登上封建社会发展的“珠穆朗玛”。

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艰险，李隆基深知，要让大家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、尊严体面，就不能把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都用来喊口号，而是俯下身向前跑，撸起袖子加油干。

上下同心，其利断金。经过多年励精图治，帝国迎来她的巅峰时刻。盛唐用一句话来概括，就是：百姓富、国家强、官员的日子赛蜜糖。

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……”那时候的杜甫，还没变成苦瓜脸，正在意气风发，极力讴歌和谐大唐。

郑繁在《开天传信记》记载：“四方丰稔，百姓殷富，米一斗三四文，路不遗失，行人不赍粮……人情欣欣然。”

收入高了，物价还低，老百姓碗里盛满大米饭，

想拌白糖拌白糖，想拌红糖拌红糖，喝豆浆也是喝半碗倒半碗，个个都是喜笑颜开、红光满面。走路饿了，甭管认识不认识，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就开始干饭，路上掉个金戒指也没人捡。是啊，家家都富得流油，谁还在乎你的仁瓜俩枣？

普通老百姓都富成这样，商人更是可想而知。有个叫王元宝（这个名字好，可惜我爹没给我起）的富翁，是唐玄宗的座上宾。一天，唐玄宗就好奇地问：“老王，听说你们家特别富，但究竟富到啥程度？说来给朕听听！”

王元宝嘿嘿一笑：“这么说吧，如果用我们家的一匹绢来系陛下南山的一棵树，等南山所有的树都系满了，我家的绢还富富有余。”

“小河有水大河满”，百姓富足了，国家才能强盛。

武则天很能斗，但也只是窝里的“母老虎”，内战内行，外战外行。在她统治时期，边疆战争接连失利，碎叶真“碎”了，丝绸之路也被“剪断”。

面对奶奶造成“特能输”的局面，唐玄宗不哭不闹、不等不靠，重整军旅，广积粮草，大力研发战略武器。开元二十七年（739）收复了碎叶，重新开通了丝绸之路。

艾跃进教授说：“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。”看到大唐这么能打，周边的国家也上赶着认唐玄宗当“老大”。

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。“万国”肯定没有，是杜甫在吹牛，实际上有多少国家呢？根据《唐六典》统计，在开元年间，与大唐建立朝贡关系的国家有70多个。

江山一统，四海升平，官员们的好日子可就来了！

开元二十年二月十九日，京城百官们接到通知：于“城东官亭寻胜”，也就是鼓励官员们到城东公家设立的娱乐机构去休闲娱乐。

天宝八载正月，大唐政府的官员们又接到一个更加振奋的消息：到衙门里去领钱。中央部门的官员，比如中书省、门下省以及百官总共可以领到2万匹绢；地方官员则根据郡县的大小以及官职的高低，领到相应的财物。

领钱干嘛？唐玄宗说了，我一个人乐呵，不算乐呵，大家乐呵才是真的乐呵，所以，让大家都去找乐子。光有钱没有闲也乐不成，别急，唐玄宗早就考虑好了：“自春末以来，每旬休假，任各追胜为乐。”

又发钱又放假，鼓励“公务员”公费游乐。这招扩大内需，刺激消费的政策深得“官心”。

## 二

不仅官员们在享受盛世的“红利”，诗人也迎来属于他们的幸福时光。

这天，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李隆基看着底下乌央乌央的官员有点恼火：“站没个站相，坐没个坐相，这

都些什么‘品种’？怎么混进官员队伍的？”

“我怎么瞅一些人不像官员，脑袋大脖子粗，不是大款就是伙夫。”

……

李隆基早就听说了，他奶奶武周时期，用人太滥，告密者可以当官，酷吏靠着整人更可以升官。中宗、韦后时期，更不像话了，只要有几个臭钱，管你什么屠夫酒肆之徒，还是奴婢奶爸之流，都可以充塞庙堂之上，据说最低价码是30万钱。

开元二年，忍无可忍的李隆基终于发火：

“武周时期的‘员外官’，中宗、韦后时期的‘斜封官’，一律罢免。今后，我们大唐一定要做到‘官不滥升，权不虚受’。”

“还有，今后我们的‘公务员’队伍一定要做到‘逢进必考’，扎紧科举考试制度的笼子，打破‘阶层固化’，疏通上升通道，不再限制考生的门第、流品，真正实现‘寒门也能出贵子’。”

消息一经传开，大大激发了诗人的主人翁意识，在朋友圈里，七嘴八舌热烈地讨论着未来。他们意气风发，要求有所作为。

一个叫杜甫的诗人留言：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”

一个叫李白的诗人发帖：“奋其智能，愿为辅弼，使寰区大定，海县清一……”

还有更多诗人骄傲地高喊：“这里是盛唐！我们是战狼！”

王翰喊：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”

王昌龄喊：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”

岑参喊：“万里奉王事，一身无所求。”

就连“小鲜肉”王维也在喊：“孰知不向边庭苦，纵死犹闻侠骨香。”

……

国家有力量，民族有希望，诗人有信仰。人们齐心协力，不仅开创了辉煌的盛世大唐，更缔造了诗歌王朝的绝美华章。

## 三

翻开《唐诗三百首》，五言律诗的第一篇就是李隆基的《经鲁祭孔子而叹之》：

夫子何为者？栖栖一代中。  
地犹鄹氏邑，宅即鲁王宫。  
叹凤嗟身否，伤麟怨道穷。  
今看两楹奠，当与梦时同。

这首诗是李隆基当太子时的诗作，结构严谨、质朴无华，并且角度新颖、不落俗套。全诗运用一系列孔子典故和《论语》语意，从栖遑不遇中，见出孔子毕生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执着与精神，句句是“叹”，句句是颂。《唐诗别裁》称：“雄健有力，开盛唐一代先声。”

《全唐诗》中有2200多位诗人，蘅塘退士选了77位诗人的作品，编辑成《唐诗三百首》。在那个

时代，已经不用再拍任何人的马屁，“脍炙人口”是能够入选的唯一标准。可见，李隆基成功入围“百强”，靠得不是名气，而是实力。

唐诗盛世的到来，绝不是偶然，而是得益于唐太宗和唐玄宗两位著名“皇帝诗人”的引领，尤其是唐玄宗，对唐诗的发展贡献更大，不仅把诗赋列入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，更是身体力行，带头作诗，每次宴会上都先嚷嚷着“率题八韵，以示群臣”。

正所谓“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”如今，有了两位皇帝的大力支持，有了政策的强力“加持”，才会有大唐的人类诗星闪耀时，诗人之多，诗歌之美，历代无出其右。

## 四

英明的皇帝千篇一律，昏庸的皇帝各有各的昏庸。

晚年的唐玄宗开始各种“作”：昏庸好色又自满，娶了儿媳杨玉环；追求长生炼仙丹，宦官外戚来专权；远离贤臣亲小人，好大喜功去开边；宠信番将安禄山，又认儿子又给钱……

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天宝十四载（755）十一月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。安禄山决定不装了，摊牌了，他要打进长安城，活捉李隆基，抱得美人归，天天吃泡馍。

让我们记住这个年份吧——755年，因为它改变了太多人的命运：那些深爱的人，熟悉的人，陌生的人，英雄与懦夫，母亲与父亲，相恋中的年轻情侣，充满希望的孩子，贪污的政客，诗坛的巨星，无不向时代的一粒尘埃，被叛军的铁蹄和马刀带向深渊。150年的太平岁月戛然而止，半壁大好河山陷入胡骑践踏之下，一个大动乱、大分裂的时代开始了。

数年之后，“安史之乱”平息，大唐帝国元气大伤，唐玄宗也从叱咤风云的皇帝成了寄人篱下的太上皇。“西宫南内多秋草，落叶满阶红不扫。梨园弟子白发新，椒房阿监青娥老。”面对瑟瑟秋风、满阶落叶、年老色衰的宫女，他经常吟诵一首诗：

刻木牵丝作老翁，鸡皮鹤发与真同。  
须臾弄罢寂无事，还似人生一梦中。

意思是说，我老了，就像提线木偶一样，戏演完了，该收场了。

762年4月，唐玄宗薨于神龙殿，终年78岁。官方说法是“因不茹荤，辟谷”，其实也就是绝食而死。

毫无疑问，唐玄宗的人生充满了矛盾。他不像先祖太宗李世民那样，从头到尾，始终老老实实英明神武；他也不像后世大多数子孙皇帝那样，从头到尾，始终兢兢业业昏庸无道。他是前半截英明无比，一手把大唐推上辉煌的顶峰，后半截昏庸无双，一脚把大唐踢入黑暗的谷底。

蒙曼老师说：“唐玄宗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既有癖好又有瑕疵的人，我们每个人都理解，可以笑骂，可以神交。”